



广东华南虎解散,邱盛炯发微博讨薪

2019年下半年,一毛钱都没有收到!



受到疫情影响,邱盛炯和大多数人一样,这几天没怎么出门。人憋在家里,事憋在心里,有时邱盛炯独自一人躺在床上,回想一年前只身前往他乡,本想在中甲继续发挥余热,到如今半年没拿到工资,更是让他感到有些心寒。2月13日晚,中甲俱乐部广东华南虎正式宣布解散,微博上甩下一句“时日有序,聚散有时;天涯未远,岁月无虞”。可这过往的岁月,真的不会骗人吗?记者联系了邱盛炯本人,听他讲述他离开上海到现在的心路历程。

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龚哲江

独家揭秘

刚去就听说上个赛季就开始欠薪了

到了发工资的日子,迟迟没收到短信通知

2019年的下半赛季,有件小事成了邱盛炯的心病,“看到语音通话总会有点不想接,大多是华南虎的队友打来的。”手机响了几声,邱盛炯还是按下了通话键,果不其然传来一位队友略显难堪的声音,队友试探性的语气询问他能否借点钱周转一下。“我挺想帮他们的,但是还是不太好意思地婉拒了,毕竟我自己半年也没拿到钱了,说得难听点,借了钱我自身难保。”

时间回到去年2月末的一天,深思熟虑后邱盛炯终于做出了决定,去广东华南虎再踢一年。“本来准备退役了,突然接到了梅县那边的电话。”临近冬窗转会截止日,华南虎的主教练傅博希望邱盛炯可以过去帮帮忙,给球队的年轻门将传授些经验。“和傅博指导关系不错,何况我当时都34岁了,这个年纪人家信得过我,我也不希望辜负别人。”

在接到电话后,邱盛炯还差点搞了个乌龙。2017年末,梅县铁汉(广东华南虎原名)成功晋级中甲联赛,自此广东省的这座四线地级城市,有了梅县客家和铁汉两支足球队。“当时2015年足协杯,申花和梅州客家踢了一场,我也首发出场了。电话打来的时候,我以为这是支交过手的球队。”后听过对方的解释,邱盛炯才搞清楚,自己要加盟的是曾经被称为“中甲恒大”的梅县铁汉。

在网上搜索关键词,华南虎的相关新闻总是散发出“土豪”的气息。球队冲甲后,梅县当地给予球队一千万的扶持资金,赞助商更是投入3亿支持球队,梅县铁汉还承办了当年的中甲开幕式。“球队当年不是刚刚冲甲嘛,感觉蛮火爆的,什么打包穆里奇和阿洛伊西奥(洛国富)。”邱盛炯还找到了当年球队冲甲后的照片,球员们难以置信2500万现金直接摆在更衣室里,当众点钞时更是无法抑制住冲甲与发财的双重喜悦。有外媒点评道,这场面和梅威瑟炫富时如出一辙。“其实当时,球队就有点不行了。”

等到邱盛炯真的到了梅县,才发现球队和外界包装的有些出入。此前入选过国家队,又曾经效力于中超球队,当地的小球员都认得他,却不敢和他多说话,直到后来渐渐熟络了,邱盛炯才得知自己可能被坑了。“2018年就已经欠工资了,当时赞助商有房子,他

用房子抵工资。”球员拿到房子后,用比销售低一点的价格出售,2018赛季的最后几个月,俱乐部以房代薪撑了过去。几位队友给邱盛炯打了针“善意”的预防针,“他们和我说,第一个月的工资肯定发不了,我想不会吧。”果然到了发工资的日子,手机迟迟没收到银行的短信通知。

“说白了,当初加盟球队也不是奔着赚钱去的,但你要说我完全不在乎,那是不可能的,毕竟大家都付出了。”随后,俱乐部在第二个月补上了工资,但始终保持着欠薪的状态。球队的困境直到去年夏窗才迎来了第一次转机,队内主力、将具备入籍可能的洛国富卖给了恒大。这笔转会费,解决了俱乐部上半年的燃眉之急,“上半年的工资补了还剩半个月,俱乐部希望队员们把上半年的工资确认单签了,把上半年过了。”教练组和球员满心以为俱乐部会想办法解决问题,“谁知道2019年下半年,一毛钱都没有收到过。”

最先感到不安的是队里的年轻球员,他们刚刚出道没有积蓄,身上肩负着房贷和车贷,正准备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大干一场时,却只能收到俱乐部每个月打下的白条。下半赛季球队继续欠薪,球员们找到俱乐部要讨个说法,管理层召集大家开了两次会,表示到9月投资人的情况会好转起来,大家接着干。“现在想想就像给你发一片糖精片,老板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。”

2019年初,华南虎早已不复当年,俱乐部唯一股东是梅州市集一建设有限公司,其大股东是一心想振兴家乡足球的企业家刘水——深圳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。然而仅仅过去一年,铁汉生态陷入困境,公司股价相比2017年的顶峰下降了超过70%。目前,铁汉生态的官网上已经没有“足球”二字的踪迹。这位曾经向母校北京大学捐款1.6亿的深圳第二善人,也难以继续支撑足球的投入。

成年人的崩溃,大多是从借钱开始的。从此,邱盛炯常收到借钱的请求,但他本人无奈地表示,自己也是靠在申花时的积蓄撑过半年。前几天,他在自己好几年不动的微博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,引来不少申花球迷的声援,“蛮欣慰的,大家心里还记得我,也感谢大家。”



去年九月二十二日,华南虎战胜石家庄永昌,当时球员们都觉得,或许这场胜利后,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

“队员拿不到工资,老总换了豪车”

华南虎在解散前,还想过通过转让谋求生计。1月3日,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出了广东华南虎俱乐部100%股权转让的公告。俱乐部负债总额为2.5亿,2019年净利润-2267.8万元,100%股权的挂牌价为1.8亿,挂牌时间为2020年1月6日至2月5日。挂牌期间,有知情人士透露,华南虎曾与CBA球队佛山龙狮篮球俱乐部的股东有过接触,但后者未予以正式回应。

然而在挂牌期的第二天,俱乐部突然变更了法人代表,原董事长张德祥退出,张德梅继任董事长。这让教练组和球员更难以接受,“这不是公开地说干不干么,队员没走,他先走了。”离任第二天,有球员在华南虎基地里看到了原董事长,并拍下了他新购置的百万座驾,“这让队员们怎么想,队员

们拿不到工资,你倒换了豪车。”邱盛炯回忆起一段相似的经历,同样是投资人欠薪,俱乐部的总经理不惜借钱发工资,两者简直云泥之别。

2月18日,有知情人士透露,梅县政府给予华南虎俱乐部400万奖金,委托投资人将其发放给球员、教练组和工作人员。有队员表示,这笔400万的救急金,支付全队一个月的工资绰绰有余,但最终到手只有半个月的工资,中间的过程,钱款流向何处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而在球队宣布解散后,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教练组不签字,致使球队不能通过足协审核,这个消息也立马引起了球员的不满。

“我当时也是不想签的,因为事实就是这样,但俱乐部的人不断地做思想工作。”也有人半劝半求,希望邱盛

炯签名,先把队保住。“后来我想,保得住又怎样呢,谁能保证明年就一定复活。包括俱乐部的一些声音也很令人失望,球队解散,是俱乐部经营不善的结果,凭什么把责任推给主教练。”

来到球队之后,邱盛炯从队友方面得知,这家俱乐部大大小小有七八位“老总”,每个人都对球队有话语权。话事人众多,球队的管理也没有固定方向。2018赛季中期,俱乐部资金充沛,在西班牙籍主教练胡安的带领下,俱乐部安排休赛期前往西班牙训练。彼时俄罗斯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,球队到了西班牙,每天上午休息,下午训练,用队员的话说,几乎是“混”完了一个多月,“全中国没有一支球队去西班牙训练的,在那边连一个热身对手都没有。”

建了讨薪群,期待有人能主持公道

30多年来的人生第一次远走他乡,邱盛炯也希望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末期,感受一些不一样的足球氛围。地处广东省东部,梅县被誉为中国的“足球之乡”,虽然只是一个地级城市,但邱盛炯也感受到那里的老百姓真是把足球当作一项娱乐来对待。

5月5日,梅州迎来了第一次德比。这让曾经体验过上海德比的邱盛炯感到有些紧张,在效力于申花期间,每逢客场对阵同城德比对手,总会让自己武装好精神铠甲,抵御来自敌队球迷的攻击。“在上海一个星期前就要开始吵了,但是来到梅州没这种感觉,这里的球迷两边球队都支持,气氛非常和谐。”对于梅州人而言,德比日就是他们的节日。如今“足球之乡”痛失一子,

也让当地人感到惋惜。

去年9月22日,欠薪两个月的华南虎做客挑战中超球队石家庄永昌,最终1比0战胜对手。比赛过后,队员们在更衣室里合影留念,每个人都觉得,或许这场胜利后,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。“现在想想真是对不起这些球员。”球队资金充沛的条件下,和球员签下了高薪合同,但现在却无力支付。处境最惨的莫过于赵一博,15年里效力的六家俱乐部,全部退出中国足坛。

球队解散,球员们都被迫成了自由身,华南虎队中,实力较强的诸如曾超已经转会富力。而原本每年转会市场上的“香饽饽”,却成了最迷茫的一群人,全中国的数百位“自由身”,将面临人多队少、即将失业的难题。在疫情的影响

下,这些被欠薪的队员囊中羞涩,也无法前往其他球队试训。对于那些凭着一腔热爱的投资人而言,不过是少了一个爱好;但对于这些以足球谋生的运动员而言,可能将改变他们的职业生涯。俱乐部宣布破产,法人也已经更换,投资方和球队毫无关系,想要打赢官司比走出这崇山峻岭还难。而不论是中国足协或是当地足协,也没有进一步的过问。“自由身”,也是“三不管”。

谈及自己的未来,邱盛炯叹了口气,前往梅县前,他原本的打算是从从事教练工作,“希望有这个�会,找个老队友搭个班子。但一切都要到疫情后再说了。”目前,他和其他球员一起组了一个讨薪群,一边实时更新消息,一边期待着未来有人可以主持公道。